

## 老年文苑

## 八十抒怀

□王端阳

1950年，在共产党的阳光雨露下，我们一家人在关中落家，有了土地和家业，得以安居乐业。日子虽然清贫，但我们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父亲用土坯垒起锅头，母亲用草泥拍了小哨炉，锅碗瓢盆加上一个水缸，这就是四口之家的灶台。

那时我7岁，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迎着灿烂的五星红旗，跨进了学校大门，在校园里一天天成长。

孩童时，过年是我最盼望的时刻。那时，农村人一年的穿戴，大抵都靠妇女手工。纺花、织布、做衣、纳鞋底，女人们一年到头，早晚都是手不离针、针不离线。冬夜，我常常一觉醒来，还看到母亲在豆油灯下纳鞋底，或恍惚听到纺车“嗡嗡”的纺花声。大年初一，母亲早早就把新衣裤放到我的炕头，这一天，我穿上新衣和同伴们在村巷滚铁环、玩丢圈、放花炮，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时家家户户做饭都是烧柴。上了完小后，我就常常和伙伴们去南山割荆棘刺蒿，用绳担一捆捆担到村头的场院，垒成大大的柴垛，至少可以顶上母亲一两个月的烧柴。在劳动中，我学会了吃苦耐劳。

父亲上过学，写得一手好字。当地政府请他给各村刷写大字标语，并在大墙上的宣传专栏抄着国家法令条文。父亲满腔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每天爬梯子、立桌子、站凳子，手上衣服上沾满墨渍油漆，浑然不觉。

建国初期，国家充满活力，到处是朝气蓬勃的景象。20世纪50年代末，姑母多次催促父亲搬回老家，并先把大妹接了回去。母亲思女心切，也一再催父亲返晋。于是，我们一家就迁回故里。那时，我们家已是拥有我们姊妹四人的六口之家了。

那时，开始有了粮票、布票等各种计划经济的票证。为了顺利搬家，多积攒一些票证，我家节衣缩食。一到春天，母亲就会从地里挑很多野菜回来，配上米面薯片，做成我们爱吃的杂饭。槐花开放时，母亲一连多天捋回很多槐花，除做成现吃的槐花菜饭，还

晾晒成干菜。冬天，母亲把地里丢弃的白菜叶、萝卜缨拾回家串起来挂在房檐下，做饭时随用随取。母亲更会把自留地里的芥菜连同叶子擦丝切碎，泡成一大瓮和菜，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总之，母亲凭着勤劳会过日子，努力让一家人吃饱饭。

和周围人家一样，我们家的灶膛也是烧柴。那时我已上了中学，放了寒假，就会跟着父亲进山。父亲念我力气不全，不带我去，我心疼父亲劳累，非要尽绵薄之力。我们往返三四十里路，吃着凉红薯和玉米面馍，担回一担柴，我深深体会到农家人的辛苦，感念父亲养家的不易。

当时，我记得最深的教育理念是“艰苦朴素”“自力更生”，还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之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鼓舞着人们要自力自强。生活在慢慢起着变化，尽管还不富裕，但一天天向好。20世纪70年代，农村开始有人烧煤，我家也盘上了煤火炉子。深深的炉膛，炽烈的炭火，既可用来做饭，又能在冬天取暖，省事又省力。一段时间后，人们把电厂排放的煤粉拉回家拍成煤饼，连烧煤都不用花钱了。

在还不富裕的日子里，父母为我们一个个先后成家立业，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随着人口增多，我家的灶台已盛不下众多的人口吃饭了，于是一家分成了几家。

20世纪80年代，祖国迎来了大变革、大开放的时代。一夜春风，万树花开，百鸟鸣，莺歌燕舞。和所有的人家一样，我们家也富起来了，粮食大仓库装得满满，手里、银行有存款，生活不再拘谨。衣服买着穿，不缝缝补补了，鞋子不做了，去商店挑样选，厨房改灶了，换成了更省事便捷的蜂窝煤炉。家里有了大衣柜、大包床，自行车换成摩托车了，还搬离了祖祖辈辈的窑洞，住进了新房新院。客厅里装上电视，一家人看戏看新闻。除夕，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看春晚，成了守岁夜的温馨画面。碗里不再只是糁糁糕、红薯杂饭，大白面馍、葱花油饼、包子、饺子、豆腐，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 遇见杏花

□陈琦

春分将至，乍暖还寒，但田野上的杏树不违时令，满树的杏花早已捷足先登。撩人的杏花让我心里痒痒的，想去目睹其风情万种的芳容，以满足我久违的期待。

借着双休，我回了一趟村。中午，我迎着暖日，漫步在熟悉的村野，顿觉惬意，目之所及，春日美景尽收眼底，满目翠色让人眼花缭乱，一场别开生面的杏花视觉盛宴就此展开。

前边有一片杏树林，多为幼树。舒展的枝条上，密密斜织着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有的微微泛红，有的稍稍露白，随着春风的轻拂，渐渐次第开放。它们像一群顽皮的小孩，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又似娇羞少女，穿着粉粉的裙子，怯生生地窥视着这个世界。就在你愣神间，那些花瓣变成纯净的白色，又带着淡淡的粉色向人点头示意。那躲在里面的花蕊，像冒出来的小星星，散发出淡雅清甜的清香，丝丝缕缕直钻鼻孔。间或有一群群蜜蜂在花间忙碌穿梭，那灵动的音符好像藏着春天最甜的梦。加上前几天下了场细雨，整个树干红里透亮，透出蓄势待发的精气神，正在酝酿着精彩的花事，捧出姹紫嫣红的世界。真是“一声惊蛰雷，数点催花雨”，田野处处春意盎然。

走到田埂上，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杏树映入眼帘。小时候，我曾在这棵树下偷偷摘杏吃，也有和伙伴在树下玩老鹰抓小鸡的乐趣。这棵杏树立在石头裸露的埝上，树身斑斑驳驳，依稀可见啄木鸟啄的小洞，庞大的树干“缺肢断臂”，树冠窄小，只有树干一侧努出嫩枝，上面的杏花开得格外白，气势也很壮，好似被一场大雪覆盖着。这棵杏树叫金黄甜，结的杏个头大、色泽亮、汁水甜。它还是杏树里成熟最早的，别的杏还是青涩绿毛的时候，这棵杏树结的杏已发白透亮。那时，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偷袭”目标，也是和看杏老头“捉猫”之地。看杏的老头常躺在树下装着打盹，我们藏在草地、麦地，趁其不备，像猴子一样蹿上树，手脚麻利地摘满口袋后，就逃之夭夭，也有被当场捉住的尴尬。想到那时，能吃玉米面馍就算有福了，哪有什么零食，每天就算计吃杏来垫肚子。如今，这棵树能存活下来实属不易，我对它极有感情。

老树的杏花开得早，花期持续时间长，树冠虽小，但来采花的蜜蜂很多。花间香气浓郁，树下落满白白的花瓣，那五片花瓣薄如轻纱，清透而又柔软，簇拥着嫩黄的花蕊，花蕊纤细娇嫩，缀着点点露珠，闪烁着细碎的光，真是娇俏动人。我陶醉在烂漫的杏花树下，沉醉在无边的春色里，不由得浮现出“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美好意境。这是不是又在孕育一个收获的季节，此刻我好像看到那看杏的老头头戴破草帽，静静立在树下，一个金黄的杏打落在我的心里……

太阳的影子不断往西挪动，我忽然发现中条山也被杏花“攻陷”。那满坡的杏花更是争相吐蕊，远看如落雪纷纷、云霞飘来，又像灵动飞雪、白云缠绕，层层叠叠，肆意翻涌，以铺天盖地之势、以娇柔妩媚之姿模糊了我的视线。它们把春天的第一抹芬芳送给了家乡……

## 诗竟文心

## 念春

怀一缕春阳  
轻步有温度的土壤  
掬一捧山泉水润在唇边  
撩一枝鹅黄柳偎在发梢  
摘一朵春花鼻尖凑拥  
宜人甘甜  
暖意清香  
春韵之美  
浸润那抹岁月的风霜

黄绿色交融的田间  
仿佛又听到  
“嘚儿……起”响亮的赶牛声  
铁犁铧“哐啷哐啷”翻土春耕

长满茧花的老手  
持长鞭 扶犁拐  
倔强的身影摇晃前行  
深浅不一的脚印  
垦出条条土里求食的通天道  
颗颗饱满的瓜果籽粒  
播进簇簇希望的火种  
瞬瞬瞪圆的眸子里  
喷射出串串期盼的光芒

春雨忽降甘霖  
如牛毛 似花针  
柔美 珍贵  
滴滴浇灌田园翠绿

泛黄草帽下  
古铜色的脸庞  
神情跳跃起欣喜  
麦苗返青似玉  
瓜果蔬菜藤蔓茵茵  
山花遍野盛放  
一幅幅美景图腾心海  
一声声谈笑响彻耳旁  
尽管衣角被风雨折起  
那神情  
那笑容  
我已崇拜成山峰

溪水清澈

□彭荣瓜

哗啦啦 流淌远方  
小花鱼摇头摆尾水中畅游  
春花顶着露珠  
石缝里昂首摇曳  
翠鸟抖翼觅食旷野  
似乎各忙各的无所顾忌  
而我  
愿依春楣而立  
凝望远处巍峨的山峰  
念春  
念春……